授堂文鈔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授堂文鈔

(一)

武億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授堂文鈔目錄

卷之一
漢制六馬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諫官攷
古鄭國處留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古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韻注義
書白鶴觀碑後
卷之二
釋甲
書老學庵筆記後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巳亭記跋
題土壕鎮壁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鞏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魯山攷
書徐貞姑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答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逖書
與李書源書
假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吳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答某書
卷之四
蘭相如澠池之會
史若豪先生狀略
趙孺人貞孝銘并序
喬安人詩序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西谷先生書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寄朱笥河先生書
與袁喬庵書
或謂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答郭方山書
答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字李生序
姬府君墓誌銘
武敬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感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再答西霞先生書
與王貽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哭筠河先生文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代朱少宰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答王蘭泉先生書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并序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葺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呂碩亭時文集序

經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峯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益都金石記序
馮厚之壙志銘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假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
王明府輓詞
假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授堂文鈔卷之一

假師武進臧庸

漢制六馬考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沖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皆駕四。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固以六爻位數之也。書言。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羣言以亂之也。（路史注。五子歌言六馬天子駕六。久矣。此亦僞尚書所談。）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當周既衰。列國因踵事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繅。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馬始侈言之也。其浸淫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也。迨後迄諸暴秦。乃益著爲令。今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驟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漢興承秦之弊。侵尋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傳錄記。

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爰盎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駮。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衞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有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于疏。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起于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絰。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是也。唯所異者。于弁下多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幷幽。周禮司馬

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爲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愚于泥古。而果爲誕謾欺誣之說。既已獨奮其詐。幷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十字疑衍）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于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諸官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迫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或曰。夫如是。則温公之記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識覽。周威公得史驥、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黄。又十二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證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温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輳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鄶其二君者。惛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孥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著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蓋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迺始。然則迺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卽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幷其始籍亦失之邪。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迺始。已居廣望。與蠡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牽率至此。毋亦有所未檢邪。褚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稚君、並在趙國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家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

毀五嶽寢廟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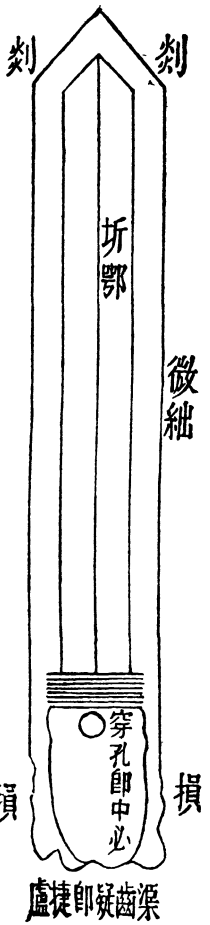
廟有寢。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繹繹。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妥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格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諸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歿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屬。爲後人所專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瀆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既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遵修。悉沿而不廢。乃益相與浸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爲媟慢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岳南岳及中嶽之祀。廟寢雜陳。環列女侍。牀簟枕衾。櫛架盥漱。盤浴。皆人世所需。至爲凡猥賤褻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嶽神臥像。儼然尸居寢榻中。設婦人像

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嫗。橫驅膜拜。如是歲凡數有。爲道流之姦貪無賴者踵相誑惑愚氓。指爲利藪。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鎭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誕。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弊當去其太甚。今廟雖猝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溷瀆之具。一切廢罷。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誤不惑。長爲法守。謹議。

古玉圭圖說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詫爲赤刀。欲以居奇。予姪嘉淳。目其異也。倍價之値。代予搆獲。藏于家。今案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刻。旁左右起刻。身中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刻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右刻長二寸二分。左刻長二寸。左刻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刻下少細。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刻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紺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刻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刻而已。更無圖所爲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繅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爲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儐而同邸。玉人有邸儐共本也。注。邸謂之柢。圭璧注。圭其邸爲璧。璋邸

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物之柢必在下。所以爲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並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者。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璪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繅藉采就所束約于此。與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卽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傅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犧出。始知康成氏讀犧尊爲娑。取訓于鳳凰毛羽婆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爲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資證疑舛。俾三代典器。復見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因摹其圖于右。覓工鐫諸石。以俟通儒更爲之審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原字

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孰字之。父戒于賓。而爲辭以字之。所謂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者也。由是而朋友等夷之倫。相與字其字。以敬其名。禮也。雖然。舍是無有與爲字者乎。漢書高帝紀云。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竇嬰傳。景帝曰。天下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是三者。固以君字其臣。禮之殊也。殊則不可以概言之也。然而春秋之世。天子亦字諸侯。書文侯之命。是也。又字諸侯之使臣。國語。王曰。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德。以奬王室。是也。宜其踵事而隆。謙者皆有寵于臣也。君之分尊者也。然舍是而逮于師。亦尊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新序。引孔子曰。君子哉子賤。師于弟有時而字之。分有略焉。不以過苟曲也。今夫五服之倫。母氏於屬尊。然其接夫子也。稱之以字。蓋謂夫夫歿而身從于子。不可甚卑以接之也。後漢趙苞傳。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范式傳。張邵死。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寧有望邪。此其義也。而父亦字其子。曲阜桂未谷馥鄭固碑跋云。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疑是楊雄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云云。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德之稱子建是也。母之外。其尊有世母。王莽傳。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循是而舉之。兄也亦字其弟。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文仲、翟義字也。丁鴻傳。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范滂傳。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注。仲博、滂弟也。滂既字孟博。則仲博亦弟字也。姊與兄之尊等也。其

字弟亦等也。郭解傳。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是也。妻于夫。子于父。孫于祖。兄之子于季父。甥之于舅氏。卑屬也。然不嫌于字尊者之字。古之人質。無所緣以滋僞也。高帝紀。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王章傳。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又案之詩所云伯兮。而鄭箋以爲伯、君子字也。妻之字其夫者。其所從固遠甚也。班固敘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字其父也。子思著中庸。引仲尼曰。字其祖也。論語。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字其師也。淮陽憲王傳。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字其舅也。爰盎傳。種謂盎曰。絲。字其叔也。皆卑以加其尊也。然又其通于此者。薛宣傳。瑯琊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趙貢太守也。而字其丞佐。蕭望之傳。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望之、師相也。而以字其門下生。崔駰傳。駰候竇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憲、貴戚也。而以字于疎賤。又樓護傳。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此固抗執交之義。字其故舊之子。亦猶用友之道自處。故無限于尊卑。相與字其字者。于禮皆可相衡也。然而霍光傳所載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夫子都者。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嗚呼。以士大夫而字人之奴。于是字之義無復存焉者矣。

廣廣韻注義

昔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及余以是推之。審如王氏之所指。而廣韻之爲書。于某字下收姓氏。尤採複姓。其多至于八十五氏。如一東公字注是也。今案子下于複姓失注者。魯之公族有子駒氏。見王潛夫論。子南弸牟。見檀弓。子南勁。見紀年。左下複姓失注者。有左邱氏。見太史公自敍。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里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攷墨子書。昔者齊莊君之所謂王里國、中里緻者。王里、中里、亦複姓也。浩下原注。唯曰漢複姓。魯人浩星公治穀梁。今攷漢書趙充國傳。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而注不及。游下注。唯云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爲股肱。今案漢書郊祀志。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則游水亦複氏。而注不及。伊下複姓。不載伊耆氏。此亦漢姓。見鄭康成注云。今姓有伊耆氏。閭下不載漢複姓。有閭葵氏。見漢成陽令唐君碑陰。處士閭葵斑是也。單氏失注者。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有故涿郡太守廡次公。故樂安相廡季公。今不見于廡字下。左傳有養由基。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今不見于養字下。漢有蜀郡掌氏。見楊雄答劉歆書。不見于掌字下。丹朱貍姓也。在周爲傅氏。見國語。不見于貍字下。漢書張敞傳。有絜舜師古曰。絜、姓也。不見于絜字下。苑氏其先出自苑伯何。爲晉樂正。又云有苑子園實能掌陰陽之理。見漢苑鎮碑。亦不見于苑字下。至其徵引前後失倫者。戎字下原注。漢宣帝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而不知呂氏春秋已有戎夷達齊如魯。譚字下原注。漢有河南尹譚閎。而不知新序。

吳有士曰譚夫吾里字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而不知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有相里氏之墨凡此皆非漢始見此複姓也又段字下原註本自共叔段之後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其說蓋兩從然共叔段之後則以段爲氏韓有段產趙有段規是也段干木之後則以段干爲氏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戰國策註段干姓倫名也又有段干崇而皆未有所取資何也故予綜其遺脫者爲補于此亦欲學者循其例以類求之蓋亦不可以更僕數其所得必有進乎此矣

書白鶴觀碑後

汝州王孝方次守往隨其父官長子。得唐白鶴觀碑。摹搨數紙。蓄於家。今歲從予遊。特出以示予。並攜長子新志。載此碑辨訛一篇。俾予爲考其實。次守雅志清尙如是。宜予有言也。按其文云。白鶴觀傳爲虞世南書。碑陰髣髴有餘姚虞公及天寶二載等字。考世南爲太宗藩邸舊臣。未嘗逮事元宗。細閱碑陽上言。高祖神堯皇帝而不及太宗。則此碑立于太宗時無疑。果若是言。其碑陰題識之誤。固已較然。然以予審之。殆辨訛者失也。碑陽首書太上元元皇帝。此下惟六字。凹陷無存。餘雖漫漶。諦視皆可識。今其文高祖神堯皇帝云云。間行卽書太宗文武聖皇帝。又間行書高宗天皇大帝。又間六行書則天大聖皇后。字皆炳鑿可據。而志乃以爲不及太宗。豈當事者固未閱及全碑。遽以意斷之與。抑不自知其訛。而踵訛乃益甚歟。碑近臥城外。非有深谷阻澗。人力必不可就視。而轉摹在今日尤爲至易。乃一如未覩者何與。則是天下之如是疎謬者。又豈少也與。碑陰天寶二載字。次守未及摹。予今且以志所錄者。按之于史尤不合。新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如志所言。天寶二載字彷彿可辨。則二載決不宜易年爲載。慶唐觀金錄齋頌記。以天寶二年十月。隆闡法師碑記。以天寶二年十二月。此見於金石文字者。其足證如此。今志依文直錄。或因碑陰二字涉誤。然亦於載字不復研辨。亦其疎也。案碑文下載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同。營創基宇。造立尊容。百官志。縣皆稱令。此獨云宰。亦異文也。又京縣令正五品。畿縣令正六品。攷長子並不在京畿。而稱朝散大夫。與志載從五品者同。又下列丞白貞諒、主簿辛齊物、

尉王晟、張瑜等。是尉有二人矣。與志所云。京畿上縣尉皆二人合。則長子地既屬緊。或於京畿相埒。故其階秩亦可侔與。碑所云營創基宇。蓋又知白鶴觀之起。始自高同。而新志亦不收錄。反以臆決此碑爲自太宗。則此碑垂拱二年者。又何說也。然則碑之立當于何時。中宗紀。景龍下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今文亦云。伏惟應天皇帝陛下。是碑立自中宗建元以後矣。而尙云太宗時無疑。其不謂之僭也。與文下書觀主谷大希、上座常齊物、監齋任太素、練師李知白、下不可辨。又另行韓道、宋子仙、魏元宗、萬中仙、楊羣鶴、鮑探元、鮑習庄、王羽客、眞邃等。眞字上缺一字。亦皆當時徒輩。喜自予發之。俾世知有其名也。鮑習庄。俗庄字。而書之金石。必非出之名手。舊傳爲虞伯施奉勅書。信必其誤也。因餘姚字附會及此耳。册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卻書其本字。今碑內日光月光已歸正體。豈武后旣沒。世遂從而私易邪。後至文宗乃頒之詔文邪。攷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疏奏。手制褒美。據此。則當中宗反正。已删除僞製諸字。故碑日月並從正文。及若訥疏陳。乃復踵僞相仍。至文宗始一更易。無復僞製之迹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碑舊在城外西北荒田中。剝缺尤甚。乾隆三十四年。知縣王君巨源構室一楹覆之。君爲政惠于其民。而子孝方。又知力學不懈于古。故予正其巨謬。而記其文之可據者。使孝方知有所攷。亦學之資也。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九日。

授堂文鈔卷之二

釋甲

稽周典缺。率由獷秦。司用既佚。孰網舊文。綴之緝之。儼遺制存。行爲射的。莫我一身。用禦其侮。尙託仁人。爲補甲制。證釋凡條目區別者。爲數三十有三。

去毛曰革。蔡月令章句文。

割革爲甲。漢書藝文志、淮南子兵略訓文。

甲謂之价。亦謂之渠。詩价人維藩箋云。价、甲也。正義。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釋名云。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案价字通作介。襄二十六年傳。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襄二十七年傳。介慶氏之甲。荀子。庶士介而坐道注。楊倞曰。介而坐道。被甲坐于道側。以禦非常。漢書敍傳。稅介免胄注。介、甲也。淮南子。渠幨以守注。渠、漸也。一曰。甲名幨幰。所以禦矢。吳語。奉文犀之渠注。謂楯也。此又以楯爲渠。是甲、楯、皆可通名。吳都賦云。戶有犀渠。與此同。

用金謂之鎧。案。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孔融論古聖作犀兕甚還。革鎧。今盆領鐵鎧。絕聖。）書說命正義。經傳之無鎧與兜。蓋秦漢以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禮記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

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鎒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儀禮既夕禮。甲胄干笮。疏。甲、鎧、胄、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胄。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又陳氏禮書。經言甲不言鎧。則古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程大昌演繁露。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黍畫以丹青。燦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語類。古者之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爲鎧。胡身之通鑑辨誤云。古人多以兜鍪爲頭牟。後人因頭牟以鐵爲之。遂旁加金耳。是數說亦襲賈孔疏。遂因所見斷之。某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韓子。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兵仗鎧戟。已大備矣。見路史引。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秦風。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攷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邸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案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鬬雞之戲。尚如此。蓋必有

所倣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句踐外傳作唐夷。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鴻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淮南子主術訓。鞅鞈鐵鎧。

甲在首謂之胄。亦謂之兜鍪。亦謂之鞮鍪。書說命。惟甲胄起戎。注。胄、兜鍪也。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鍪。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楊雄傳。鞮鍪生蠛蠓。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廣雅。兜鍪、謂之胄。鍪、亦作鉾。見急就篇注。兜鉾、首甲也。古謂之胄。亦書作鞪。荀子。鞪帶劍是也。太元爭次七干及矛鞪。釋文。鞪、音胄。

在頸謂之鎧鍛。亦謂之盆領。說文。頸鎧、謂之鎧鍛。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注。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則盆領蓋卽鎧鍛之異名。又鎧鍛謂之鍥。見釋名。又謂之鎧。亦見廣雅。

在臂謂之釬。亦謂之覆膊。亦謂之鐵幕。說文。臂鎧、謂之釬。史記索隱。甲三屬。覆膊一也。戰國策。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臂甲有衣。亦謂之扞。漢書尹賞傳。被鎧扞。注。鎧甲、扞臂衣。

當心謂之鞈革。管子小匡。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注。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荀子。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案函人。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以是推之。鞈、卽合。士喪禮注。古文鞈、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韋、或從革。均一字耳。函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鞈、從今文。其可取證如是。而鄭氏謂所言合甲於傳無徵。殆以臆決。爲失考也。

腰以上通謂之上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疏、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先鄭云。上旅、腰以上。謂衣也。案旅通作膂。急就章。王伯厚補注云。旅、與膂同。書旅力旣愆。詩膂力方剛。是也。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與詩作膂者並同。韋氏注。依文釋之爲衆。亦非。故先鄭釋上旅下旅。悉以腰分。注之與上記文。凡爲甲必先爲容。皆約以身爲言。疏謂札葉爲旅。疑未是也。（胸腰諸字從月。古者皆省旅當。）亦如是例。

腰以下通謂之下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下旅、謂腰以下。疏、下旅。腰以下。謂裳也。故春秋傳曰。棄其甲裳者也。

身中謂之髀褌。漢書注。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案髀褌、旣次上身。是宜有身中之目矣。

在下謂之甲裳。宣十二年傳。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注。下曰裳。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索隱。甲三屬。甲裳二也。

在脛謂之鐵幕。亦謂之脛衣。亦謂之脛繳。案鐵幕已見在臂條內。索隱。甲三屬。脛衣三也。如淳曰。脛繳一。皆以在脛爲文。

制甲先以鍛。考工記注。鄭司農云。鍛、革也。

甲帶謂之組縢。少儀。甲不組縢。注。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

字。縢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緄縢。注云。縢約也。又帶甲亦謂之衿鎧。外傳。吳王爲帶甲三萬。注。帶甲衿鎧。

甲比謂之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太元比札爲甲。

續札之間謂之朕。戴氏考工記圖解。

札之數多制以七。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成十六年傳。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韓詩外傳。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壞者六矣。）云已六札。言所餘者僅一札耳。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之不穿。穿一札。下文。弓人之妻任氏云云。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列女傳。昔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不穿穿一札云云。與此同。但以爲晉平公。）札孔謂之窓。窓亦謂之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窓。小孔貌。呂氏春秋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若崔實政論所謂。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則其弊也。

擊札以組。管子四時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也。襄三年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呂氏春秋高氏注。組甲。以組連甲。高賈所據。皆與杜氏異。又考組之制。當如內則疏組。紃爲條。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

以帛謂之練。說文。練。湅也。襄三年傳。被練三千。賈逵曰。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呂氏春秋有始

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氏注。以帛綴甲。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此練甲、亦卽被練是也。

用綿謂之絣。戰國策。妻自組甲絣注。絣、綿也。

以繩謂之縷。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敘乃甲胄。正義引鄭云。敘、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敕理穿治之。又胄用繩繫于頷下。謂之帶。獻帝春秋。孫策襲太史慈。謂曰。孤昔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與神亭之役。若爲卿先如何。慈謂曰。

繩有飾謂之朱綖。說文云。綖、絳綫。魯頌閟宮。貝胄朱綖。傳。朱綖、以朱綖綴之。疏、謂以朱綖連綴甲也。又案。朱綖、卽胄之綖。太平御覽。詩云。貝胄朱綖。謂以貝齒飾胄。朱縷綴之也。胄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綖之象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是鄭所云鎧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胄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

飾胄用以貝。詩魯頌。貝胄朱綖。傳、貝胄、貝飾也。陳氏禮書。魯人之胄。綴以綖飾以貝。

甲有飾謂之鞶。說文。鞶、韋繡也。宣二年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外傳。吳語。內有丹甲注。丹甲、彤甲也。又有黑甲注。黑甲、漆甲也。又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左傳襄三年傳。組甲、漆甲成組文。又用組亦謂之飾。少儀。甲不組縢注。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

無飾謂之素。外傳。吳語。素甲注。素甲、白甲也。戰國策。武王將素甲三兵。偏戰一日。

緝甲謂之繕。亦名維甲。詩鄭風。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繕之言善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

甲裏謂之組練。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

甲單謂之伾。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伾者同實。注。伾、謂甲單衣者。

甲刻識謂之物。定十年左氏傳。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闇人注。兵物、皆有刻識。甲、亦兵屬也。故以識別之。

甲衣謂之櫜。檀弓。赴車不載櫜鞬。注。櫜甲衣。樂記。鍵櫜注。兵甲之衣曰櫜。少儀祖櫜注。弢、鎧衣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櫜甲束兵。昭元年左氏傳。櫜甲而見子南。考工記疏云。子南櫜甲者。彼以衣藏甲爲櫜。此亦以衣藏甲爲櫜。

盛甲謂之蠹。國語。甲不解蠹。注。蠹、所以盛甲也。

書老學菴筆記後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務觀攟摭細碎。探賾辨物。非苟爲言者也。然其書尤喜于當時遺制。多所存錄。而中亦多疵繆。豈隨事劄記。不及詳而失之易也與。四卷內云。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攷之勅賜壽聖禪院額牒。在熙寧元年二月後。署銜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已不著姓。則必非元豐新制始然。又五卷內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予綜其實。亦非篤論也。東坡集題伯父謝啟後。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眞廟何也。陸氏爛于掌故。猶有不可依據如此。況世之影聞者與。士不通古今。而欲望爲通學。豈不亦難與。

老子道德經書後

漢藝文志錄道家凡傳老氏學者有鄰氏經傳傅氏徐氏經說及劉向說老子而所爲注不見有河上公其後隋經籍志乃云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蓋是書亦久佚今少存者獨附見陸氏經典釋文余案其語率膚末不足以發明道德之旨頗意好事者之爲之也河上公爲漢隱君子名且不自著況切切然欲爲書以要聞于世此必非也余固疑其爲晉宋間人所僞託而浸尋至于流傳之多故在陸氏猶及收之然余怪今世流俗所傳既不復襲是注猶于篇目皆離析爲二何歟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于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定本（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又攷漢書注如顏氏于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楊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音義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于翟酺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于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證（夢眞客碑稽之道經以慈爲寶）其必襲自晉宋舊本

而莫之規正。爲可惜也。史記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之踵是說者。亦以上下爲題。必自此始矣。余故以折諸漢志爲還舊題曰老子。而後有喜道異說。如傅河上公注者。庶以予言正之。其尙可從也與。

書漢隸字源後

昔洪景伯欲于隸釋隸續而外。倚聲彙之。更爲隸韻。惜其書不成。而婁氏字源。以韻目類之者。獨存以實。余覽其書。無他證明。唯卽漢碑字與古通借者綜列。便于尋討而已。然較其中尤踳駁者十三。蔡內汭字小注。引陳球後碑云。嫣滿繼虞。建國于陳。不知碑固以胡公滿爲言。故云繼虞。言繼起而紹封也。使如婁氏指爲汭。此溯其始。非所謂繼也。且滿已收入二十四緩。蓋亦有取于陳球碑。而此又誤指爲汭。前後自違其例。是益非吾之所知也。

范書儒林傳後記

予讀蔚宗書。所云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蓋其論例之見于自敍如此。然以余所徵。東漢以來。易名家者。有杜暉、字慈明。治易梁邱。見綏民校尉熊君碑。書名家者。郎中王政碑。治歐陽尚書。刻令景君闕銘。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成陽令唐扶頌。次子襲叔謙。治尚書歐陽。次廉仲絜。治小夏侯。詩名家者。從事武梁碑。治韓詩經。郎中馬江碑。通韓詩。祝睦碑。修韓詩。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治韓詩。執金吾丞武君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司隸校尉魯峻碑。治魯詩。春秋名家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和修春秋嚴氏經。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閔葵斑、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巴郡太守樊敏碑。治春秋嚴氏經。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泰山都尉孔廟碑。治嚴氏春秋。山陽太守祝睦碑。修嚴氏春秋。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然則東都春秋。公羊博士。惟有嚴顏。今見于碑者。諸儒所傳習。亦二氏而已。而嚴氏之有馮君章句。則並不見錄。嗚呼。罔羅之疎。豈小過也與。昔歐陽氏于元儒婁先生碑。歎圖記所載訛謬。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況此尤爲專門傳經師授之所係。而可以見遺也歟。余撮其名跡始末略見者。爲著于篇。幸世易于尋攷也。

一切經音義跋文

一切經音義、唐沙門元應、裋撫羣書、以釋彼教法之遺言者、予在京師、從陽湖袁氏、覓得一部、閱三數卷、歎其用意勤矣、然紕繆亦多、從而錯出者何歟、閻人下所釋、引周禮閽十人、鄭元曰、閽、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案酒人注、今謂之宦人、後漢書有宦人諸傳、康成以今準之、蓋目漢制爲然、如云宮人、則於奄益復不合、是其疎一也、然猶可諉者、宮宦字形涉似、爲傳刻之訛、至如囧圄下所釋、引周禮、三王始有獄、案今經既無此文、考急就章云、皐陶造獄法律存、則獄已不起于三王、而誤證之、是其疎二也、不登下所釋云、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案此引書未完、已不復成文、五兵下所釋、引周司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五則無無夷而有弓矢也、案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于酋矛、脫酋字、夷矛、訛無夷字、至步卒五兵、則爲後鄭所注云、無夷矛而有弓矢、今既訛無夷矛、作無無夷矣、其于前後兩注、又牽合爲一、如出自仲師一人之手、意欲便文、而不知其有繁而不可殺者、是其疎三也、諸鼛下所釋、引周禮鍾師掌鼛鼓之縵樂、鄭元曰、作縵擊鼛以和之也、案引經文于鼛鼓下衍之字、引注文于作縵下脫樂字、又于某文下所釋、引周禮、馬二百一十四匹爲廄、廄有僕夫、案今周禮非此文、元應亦撮舉而成之者、其本必襲自說文、廄下有此注、然考夏官、校人六繫爲廄、廄一僕夫、注云、自乘至廄、二百一十六匹、（周禮、乘馬一師四圉、二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然則四宜爲六、說文已舛誤、而元應又不加釐正、輒因舊文踵其誤、是其疎四也、開元釋教錄謂元應爲是書、敍綴纔了、未及覆述、遂從物故、嗚呼、此

其致誤之由歟。然予僅目及數卷之注。而注又僅用周禮一書。其舛錯已若此。則固亦剽竊所未及檢者歟。予倦慵不暇爲之細讎。當告之彼教法中有慧而裁者訂之。庶爲全書歟。乾隆歲丁未秋七月館清化日書。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歙程君春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緝。恐其衆之易于亡佚。迺各錄所從。幷附以舊聞。其說多可依。然程君于八風壽存當。謂八字筆畫疏少。故與風字合爲一。見古人繆篆分布之妙。予竊以宋楊南仲所云。古詰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宇。小子𡨴方之字是也。薛尚功鐘鼎款識季婦鼎命。崔陵師望簋。孫師望。今此當風二字合爲一。豈亦倣古篆籀之遺趣與。八風于詞固宜屬屬而連之信然也。余淺識。姑以是爲跋。亦未稔當于程君意否也。歲戊申冬十有一月某日。

巳亭記跋

右巳亭記。西霞先生既脫稿。自矜其書。欲多布人間。暇輒隨意爲之。歲乙巳冬。余往謁。在遂平官署。檢出是本爲贈。其後先生官清化。當己酉三月九日。重爲祓禊之遊。因憶昔所記。沈約宋書。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謂余曰。子好奇多聞。或他有所證與此契合與。余謹對曰。有之。閻伯詩潛邱劄記。嘗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遊園。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也。然則沈氏爲是言。其信然也。然余更依類廣之。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以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庚午建朔三日爲壬申。豈不亦與閻氏益佐明邪。至于魏晉以來。祓禊見諸文字。亦有云上巳者。或疑于但用三日之言有所漏。然亦非也。三日爲著令。其稱上巳云者。沿以舊名名之也。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粵斯上巳。梁簡文帝三月曲水詩序云。上巳屬辰。既標題爲三日矣。而文復謂之上巳。非必三日適合上巳也。因以三日令節。即名上巳云爾。先生頗領是語。不以爲繆。今又三年矣。先生備員通判。留清化。而余行作吏于外。感念疇昔讌談之話言。爲跋于末。以自傷也。乾隆辛亥春二月六日。

題土豪鎮壁

往者予主召南書院。道新安澠池間。其鎮曰土豪。舊勒之豐碑。用以標其名。至近歲。已易爲英豪。詢之土人。固以其俗悍而健于鬬。往往致斃。故官斯土者。歸于名之不順。以易之也。予檢行篋。取左氏傳。僖三十二年正義云。北嶠、此道見在。嶠是山名。俗呼爲土嶠、石嶠。釋文。嶠、戶交反。劉昌言音豪。然則今俗所傳土豪。卽土嶠也。嶠、有豪音。人日習焉而不察。至以音字爲正字。而豈知其失也哉。酈道元注。水經所指三嶠之目。固以云土嶠。蓋其名流稱已久。然孔氏謂俗呼爲土嶠。豈亦莫推其所自與。土豪之西一小村墟。俗指云石河。杜子美石壕吏。卽石嶠之轉而爲壕。而近且轉壕爲河。又或以壕作濠。皆不徵其實。而展轉訛易之過也。君子大復古。況變古而妄名之。故予病焉。爲書之以告此邦之人。冀其有省也。乾隆五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記。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跡題詞

錢君太和家藏夏峯孫徵君手跡一册。詩一巳脫其後。手書凡有八。中斷殘不完者亦有一。然皆無年月可次。按徵君年譜。順治十七年歲庚子。灤州趙寬夫同密縣錢升階來學。升階卽太和高王父。西齋先生字也。寬夫始與先生請謁同時。及後流寓于密。又依先生三十年。兩人期以道義相提重。故徵君爲詩及書。見于册者。率兩稱之。其以此也。册首列升階言別口占志勉詩。案先生自受業夏峯。歲往返質疑。今其別也。不知屬之何時。而予檢行箱。亦無徵君全集可尋。然以予淺率攷之。尙有可致疑者。譜云庚子來學。及寬夫爲先生志墓。惟云予流寓密縣。定交于吾友升階。自丙申秋始也。迄癸卯。君受業容城先師。與予爲同學。則又以癸卯爲斷矣。其兩岐如此。予固疑譜出之諸門人。雜爲撰託。容亦未能致審。而志文爲先生生平契義之人所記。必不稍涉舛迕。故宜以此爲正也。譜于己酉下。列徵君與寬夫以道升階書。癸丑下。列懷友詩。有所云錢薛具識器者。惟此一詩。八書佚不見錄。其當時裒緝未之及與。意亦略而不書與。然幸于此册存之。其足以補譜所缺漏者。太和一人之力也。太和與兄南浦篤氣誼。蓋尤與予相知愛。今南浦沒矣。而太和益以憔悴獨。其篋櫝中。什襲所蘊。惟恐失墜者若此。嗚呼。其足尙也夫。其亦可悲也夫。

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冬十一月十三日。

遊鞏縣石窟寺記

余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迺殿之東偏。尋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龕。洞然深越。其龕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崖稍用剏治。輒畫區布界地鑿象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年歲次涒灘。比邱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字從水。當時僞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運興故也。然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堰。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書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溫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中正都督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鞏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景辰者一。乾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名存。咸亨元年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成通八年六月二月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覩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嶄立。積龕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堡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略似。而洛陽伊闕。最爲宇內鉅觀。以故崖間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覩。今石窟寺僻遠。人跡罕所尋歷。而余以居閒無事。得寓目焉。又歎著錄佚而不書。雖近如府縣志亦

失載於以歎其久湮而迹不彰也。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攷此石壁之西。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宣帝景明開鑿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史獨不詳此。或亦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雲喬。焦君萬年。夜同宿寺僧舍。匆迫書之。時爲丙午歲三月之廿八日也。

授堂文鈔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承執事教以氏族之所宜詳。鞏已自竭愚力。然尤懷有所私。敢復于下執事。蓋鞏頃讀所示書。以諸侯牟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未能以爲信然也。漢書曹參傳。哀帝時。乃封參元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張湯傳。放子純。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二侯。皆王莽時不失封者也。若以表所列。並云今見。則班氏爲史時猶存也。建平敬侯杜延年。至其曾孫侯憲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然則建平之世有封土。表亦列其當建武中乃絕也。漢列侯幸不絕于前漢之末者。固有二三存焉。執事言爲世師。鞏不敢不以所推爲執事言之。幸垂覽。不宣。鞏再拜白。

跋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兗地。）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歍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翟在魯。瞲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入。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

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撫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魯山攷

魯山、自漢所指其地。即今縣西一百七十餘里。俗名沒大嶺。漢書地理志、魯陽註。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淯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許氏說文。淯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水經注。淯、出于堯山。元和郡縣志。淯水出縣西大陌山。方輿紀要。沙河源出莫大嶺。諸記錄言淯水之源。名或有異。實一山也。沒大嶺迤北而折於東。證之水經注。淯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其地當爲今邑公城。距縣二十餘里。以此文承上。淯水又與波水合下。邑公城正近淯波合流之處。邑與魯音讀轉易故也。是魯陽故城爲漢縣地。有魯山。謂在今縣治之西。迤折而北。皆得是名也。元魏來。指魯山如淯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牛蘭水又東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駰、當元魏時撰十三州志目。驗爲今魯山。實以廣州刺史、及魯陽郡治所在當之。蓋即今縣治東魯山是也。魯山自極西而北。而東。亦猶太行之有八陘。其實一太行也。後人隨地殊稱。溷淆莫辨。但依縣治之東。爲魯山專名。此其疎矣。元和郡縣志。魯山在縣東北十里。方輿紀要。魯山在東北十八里。縣以此名。三水小牘。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譌曰路山。則古曰堯山也。舊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郡賦云。甘厥龍而爲酲。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今之爲方志者並依之。蓋得其一而未悉也。縣東魯山。雖奇特迥秀。比諸莫大嶺。何異培塿之於泰山。故愚敢於違舊說者。以班志所定。爲審其實。是縣之得名由此也。

書徐貞姑事後

往在博山。居予幕主書記者。實惟徐君瑤泉。君數爲予言其祖妣貞姑之賢。嘉與王元啟撰書事。著聞于世。予讀而異之。欲爲貞姑作表墓之文。未及爲。會有難者曰。貞姑之所守。信哉篤矣。抑未聞于禮文有載。或亦以事過畸。難爲聖。故不垂諸訓與。曰。昔之記禮者。稱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許其服以斬。而必于葬而除之。情以義斷也。斷以義。固宜別擇所適。不強之而過乎情。慮天下之效之者。致于矯且僞也。然而緣此設誡。以致其志。雖聖亦弗禁之。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聖之微旨也。難者曰。聖既弗禁矣。古而行之者誰與。曰。邶風柏舟之詩是也。劉子政傳列女云。衞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審若是。齊女之義。固先爲之則矣。難者曰。柏舟序言仁而不遇也。毛鄭同申此訓。子政爲異說何也。（直齋書錄解題列女傳類與今說詩者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曰。子政家世魯詩。此蓋魯詩遺意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言。衞君使人愬于齊兄弟。固其事徵而益信與。甚矣。子政之善表微也。傳言。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義明。故曰。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也。崑山顧亭林氏。述其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爲書上

之史館。欲存于簡編。今貞姑之義。與顧母同。又爲江蘇巡撫某公彙題入奏。得旨建坊旌表如式。然則貞姑所以力自致於人紀。固無負哉。固無負哉。貞姑徐氏。常之武進人。父守崑。歷金華府知府。幼以貞姑字江陰縣學生朱勳。乾隆某歲。勳遘疾卒。訃至。貞姑遽易服環綬絰往弔。至則居喪次。痛毀誓不歸。與勳繼母依。時年二十有四。後三十餘年姑卒。年六十矣。丙申歲某月某日也。勳既早沒。長兄撫客死京師。遺孤永培。遠贅蜀中。又其族屬倫次。皆長于勳。無可後。貞姑歸取己兄之子順基爲嗣。順基有子曰城。城字瑤泉。乞予爲貞姑事書後者也。前文皆題目爲貞女。女在室言之。于號爲非宜。故以易名曰姑。孫叔然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又以其取兄之子爲後。故云貞姑。便其嗣稱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十月晦日。

與李東川書

久不修啟。疎簡之罪。深荷覆照。某比日寂處無事。少有討論之益。因憶前在永興。承示縣志所載安陵即今永興。並附以唐睢事實。竊攷安陵魏地。與楚絕壤。不宜更僻在楚南。蓋自近日地志之學。悠謬益甚。率以傅合贅入。轉相指證。故其訟言不休。究與鑿空無異。古字從通。安與焉本一也。戰國策之安陵。以說苑證之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睢謝秦。又大戴禮。安陵任周贍盧氏注云。安、或作鄢。或云。秦破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存者。周贍、唐睢之力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下傿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是也。然鄢陵字從阜、從邑、又從人。其實古字省皆作焉。史記晉世家。楚兵敗于鄢陵。徐廣曰。一作焉。尤可以舉明如此。而承纂書志。反牽引非據。以入於故實。既已著其疑矣。又不知推其所以然。皆因陋之過也。足下蒞斯土。雖攝事未久。亦宜正其土地事跡。告于縣人之喜事者。俾知永興自名安陵。與唐睢所事之安陵君。乃爲鄢陵二地。不可以強附。其于勸學誘士之道。未爲非宜。故輒布區區以聞。

與朱少白書

昨自京師攜歸足下所惠韓文考異。暇時少爲研復。偶得注中叢集衆說。未及歸於是者。輒攘拾數事。用質左右。昌黎先生之占籍也。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某總其實。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卽於左氏傳所謂晉啟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尙不在此。唐說部。韓若雲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野異聞。固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諱辨。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夫曾晳名點。雖五尺之童。所共知也。而昌黎先生不暇致詳。不免爲人所訾議。固也。注反引若曰。昔者吾友。又曰。禓裘而弔。諸文以證明之。是附益其過而從而甚之也。守戒所謂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昌黎先生意。固以蜀雞爲小也。爾疋。雞大曰蜀。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向云。越雞、小雞也。今荊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魯與蜀義皆訓爲大。而昌黎先生豈好爲是複文傷義邪。某竊謂蜀雞之不支。蜀宜作越。蓋自宋歐陽氏所記舊本韓文。亦已光耀於世矣。然且謂其脫繆尤多。況後之傳刻者。益失其眞。而考異又因仍無從是正。則其疏固然。無足怪也。詩。如符讀書城南注內。樊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某今爲此注補一證。韓昶墓誌銘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誌石出自前明。今尙存孟縣。而某別錄及之。與樊注相較。可以證其疑。而尤足見名符之故。爲前人所未備。是尤可喜也。久疏放。恐

日因循。不能卒業。姑盡淺陋所聞。幸因而教之。其他俟面質。不一。某再拜。

答黃小松書

承示隸釋、隸續並已接到。某在京師。于二書略爲寓目。苦不悉究所以。後屬人轉覓致之。終不見獲。頃乃得閣下藏本。研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證其事跡本末。爲有資于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于小學功不爲細。然就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毅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陽誤。某攷其實。射謝古多通用。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詳見某跋樊毅修華嶽碑內。）蓋同爲一地。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之注。而訾及傳文。是其疎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縣有都鄉正衙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衙彈勸碑。指趙氏誤認衙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而景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縣令、縣卽縣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縣爲縣。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縣與溫古亦通用。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啻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某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匱行太守

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于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亦已肇其端矣。然則非自東漢始有也。五君梧枰有眞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眞人之稱。攷之莊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尙有不及備檢。姑就某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幸垂教。不宣。

與桂未谷書

昨承見過。語及說文序。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足下按此禮記。非今之戴記。據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某以足下言是也。爾雅釋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扉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後傳言。邢氏證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訛。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之有賁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其說凡數岐。未有從而衷于一者。某固以心疑之矣。然終亦未解其所以。後檢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禒。亦作禮記。亦其證也。足下垂示及此。非惟與張氏同爲致確之解。而某積年蓄之于懷。不敢向他人請質者。亦自幸其不孤矣。敢以鄙識覆左右。想更有以進之。佇俟。佇俟。

與孫季逑書

某前歲過濟寧黃小松檢所藏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穴迫未及尋讀。比抵京師。得閱閻下釋文。蓋于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於閻下。銘詞右還表于蒐道。他人或以蒐爲觀。又或以爲爵。閻下定本從觀。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逵、古作𨚕。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內蒐道之蒐。即𨚕字移其旁于下。當釋以爲逵是也。實余有散氏叕戚。閻下疑叕非叕。而不知戚亦非戚。戚、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收散氏田器有爽義爲近之。徼柳、白與敱遽爲一例。柳、古訓聚。徼柳、卽墟邑聚落之別名。釋爲地名。或得其實。傳。冬。晉趙穿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注。引竹書紀年。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師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梁秦至廬柳。是地名。廬柳。亦猶徼柳也。若于枉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王于豆閻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與李書源書

足下前示書云今所傳紀年苦無善本某遍覽近刻亦多脫舛不復可案因錄昔人記注所證聞足下以是正此本者有二十餘事顓頊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注引竹書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今脫是維若陽句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今脫赤夷二字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公水經注引作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今本脫此文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注引作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今本尚一軍書在桓王四年荀人董伯皆叛下又多曲沃字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水經注引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萬之母逐萬誤作小注又脫芮姜二字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引作周師、虢師今本虢師誤作秦師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經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此以白兔之異繫于二十五年又陽作有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水經注引作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今本誤作國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盧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水經注引皆降于秦師于不作爲按降師一本于作爲今爲乃爲轉訛狐尾作狐毛又多退舍二字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奔張城南鄭今本倒張城二字敬王四十三年宋

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引作宋大水。丹水壅不流。今本脫宋大水句。周定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今本高作南。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水經注引作元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今脫取葭密遂成之句。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潔。水經注引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繫。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水經注引作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又作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垣。今翟員作我師。城又作垣。安王十六年。封公子緩。史記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今惟有封公子緩句。下文並脫。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今脫此文。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經注引作徙都。十年鄭取屯留尚子。水經注引作鄭取屯留尚子涅。今脫書涅字。十三年當梁惠成王之十五年。水經注引作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今脫此文。十四年。邯鄲伐衞取漆富兵城之。水經注引作富邱。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作高都利。今脫利字。宋景公、衞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作宋景歎、衞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歎作公、又脫齊字。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水經注引作敗諸侯師于襄陵。十九年王如衞。命公子南爲侯。水經注引作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衞。命公子南爲侯。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三戶乳。水經注引作入

三戶鄂。二十三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史記音義。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隱王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水經注引作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水經注引作溢酸棗鄂。今脫溢及鄂字。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水經注引作圍皮氏。今脫圍字。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水經注引代史作戍吏。貂服作貉服。若是雖未盡還舊觀。然亦可依以爲正其餘。俟續有校訂。更爲足下陳之。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秋塍明府既蒞偃師爲政之餘披案圖志覽武君虛谷所編金石遺文讀而善之更度當時採輯或未盡于斯時屬士人尋剔積漸有獲不憚手自推稽合前錄裒爲十六卷遺人徵序于予先是予與秋塍在西安客僉山尙書幕府既而移節中州秋塍獨從事左右尙書公雅好通博所至必搜遺刻秋塍久與之習亦漸移其所嗜凡歷攝他縣訪得片石輒手摸上寄蓋徒以佐尙書公成書然尙不暇自爲集記迨閒數歲秋塍以吏議去商邱又久之始得官是縣既已百廢具興又從而成其所好故以歎秋塍之與世異趣且喜其書泊然寓意于深也金石之文取以證地理其係於方志者尤爲著明酈中尉注水經實能詳識碑刻所在以表故城舊界俾人尋覽易徵其跡後之得是意者蓋鮮有聞焉宋元豐間北平田概著京兆金石錄六卷已佚不具存近時葉封嵩陽石刻紀成錄既限一方又泛然雜所稱引益不足以取爲體要偃師自漢迄宋與緱氏迭相廢置其治所徙建無常人遂臆度顧縣爲古縣以宋緱氏城當之予發是編所收宋重修仙鶴觀記屢歷中卜得縣署之西南而裁可百步則故城之跡可案也又載陽村造經幢記益知是地于宋爲芝田鄉及裁偃師東南之境入永安而後鄉名始專歸焉則割隸之界域可攷也縣治北馮邙山之原于唐爲龍池鄉又西迤北淮廟于後梁爲亳邑鄉緱氏之南在宋爲太尉鄉又南將村在元爲嘉禾鄉又東南管茅在後周爲興唐鄉其他如覆舟、百坯、撫父諸山及靈跡勝區之存皆灼然定其方位以目驗得之非取徵于是殆莫由規其仿佛故予謂秋塍之致力于是其旨與酈氏符若其碑銘墓

記。推顯古人之功緒。上與史傳相糾正。次與此方利病相攷見。秋塍悉攜撫纖悉。書亦非無所爲而姑爲是言。故以云爲知據也。前歲己卯。秋塍方受縣事。卽體訪孤生之貧而才者。拔置縣士之首。于時遠近翕然歸美。既又崇學明教。敦率與行。月課歲程。與諸生相勖勵。其庶乎古良吏之爲而無忝者與。宜其政嫻而心理。獨犯舉世之所迂笑。以漫爲是好。予故爲之發其意。俾世之覽者。有以引端于此焉。嘉慶二年六月六日。

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書後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薾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跡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略而不道。今尙于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隆演傳內亦稱渥母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于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既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廿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歷官太僕卿檢校、尙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夏。據通鑑及五代史。並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鎭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舜、嚴老、並幼而岐嶷。考二子官階所云光祿大夫者。案劉道源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夫。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言享年三十八歲。箕帚二十二

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歸寔于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於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人臨文之愼如是。危德輿稱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必當王氏未建國。而德輿與舊官於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著之。使攷者得以資焉。

答某書

某久以事牽。不知力學。昨猥承下問。若欲執禮于不肖。又書內所質難。頗近讀書窾隙。始覩之慰甚。既且審足下尙有未悉其說。姑好爲持異端者。輒欲自畢其愚。凡足下之所指。某固思之矣。昭十二年左氏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足下訾元凱注。招、爲人名。疑其無所推據。疑之是也。漢晉以來。傳左氏者。自鄭、賈、與服三家。日以漸微。惟杜遂孤行于世。然推其所著。亦皆好以臆說自亂。今如一祈招也。據文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亦詩篇題爾。自謀父作之以此名。而非祈招以人名此也。宋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某由是意推之。招與韶韺並爲一字。蓋卽舜樂之遺音。後人依其聲而譜爲詩。孟子言。齊景公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後繫以其詩曰。畜君何尤。然則祈招固宜有詩。而取首句祈招之愔愔。以名其篇。詩三百因詩首二字一字爲篇題者。皆是類也。是杜氏義爲失。而予之所補著。於義或爲近也。考工記。妨胡之笴。足下疑注文舛錯。此尤爲非注云。故書笴爲筍者。康成當時實見古文有是字。以今文校之。故載之。既不自安。更引杜子春筍當爲笴。其意固視筍非材之美者。又與角幹金錫文不符。乃仍讀笴爲稾。則依聲旁寄取義更密。凡先儒之于經。重愼如是。又矢人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此具在記下文。足下閱之未終。遽果于立異邪。亦偶不檢涉誤也。某年四十。于所學未必有可就。卽可就亦不足諈耀後生。然某尙懇懇爲足下言之者。實不忍以愚者之盡。遂終覆匿。以干見欺之罪。幸詳察。不宣。

授堂文鈔卷之四

藺相如澠池之會

藺相如澠池之會。庭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亦以此名天下。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君爲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握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連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其詐。彼固一欺公子邛。既已如玩諸掌。而今且以之嘗趙。善爲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通。不能抗。則審出萬全。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爲訂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冀得相抗而自張。此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交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足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尤爲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趨以進。謂兩國相見無與爲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爲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吾君。是將使萬乘之尊。比爲樂隸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趙王。而先無禮自處。凌兄弟之國。絕脣齒之援。內失歡于趙。外啟釁于齊、楚、韓、魏。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固其交。以與秦抗。王亦何利而必爲此。吾意秦雖暴。必爲義屈。卽不爲義屈。亦必爲害阻。舍此不圖。顧欲遽奉盆盂。奮其聲色俱厲。欲驟以要秦王。於必從。幸彼勉爲一擊。故相如得藉以塞責耳。向使秦王強悍終不動。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

獲保無恙否邪。且爲人臣不勝其悄悄之忿。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可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卽于危。夫相如庭叱秦左右。度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冀人不敢遽攖吾鋒。而因得苟以遂所圖。是亦疎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而相向。當伺相如發。自必以防變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之未就。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支屈。以其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非鼠有時而可置。謂其有妨于器。故寧權于此。而亦以鼠不足當吾之投也。今以相如之識。又重以祉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所走險而幸全者。而以之逞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相如澠池之會。乃匹夫能無懼者之所爲適以成之。而後遂嘖然歎爲奇也。悲夫。

史若豪先生狀略

先生諱猶興、字若豪、一字傑齋。其上世於東漢時有諱崇者、佐光武中興、封溧陽侯、子孫世居溧陽。傳三十世至惟則、在宋徙四明之鄞。又九世至昌孫、仕元爲檢察中奉大夫。再徙餘姚半霖村下宅里。又傳某世、當明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今都城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實有葬所焉。先生少無所依以學、卽刻苦不欲與人事、亟請於其父、願從舅氏袁直齋遊。父頷之、遊數年、竟卒其業。當時聲譽隆然、皆度先生旣鬱而發、必大其名。先生値內多故、遭數喪、困不復起。顧自念父垂老、恐違左右失親歡、迺居里門、課舊業、日與其徒講誦、弗輟、冀旦晚侍親側、婆娑嬉遊、得以志養終。會乾隆某年、河工需員、大吏疏請、凡考職試吏部有名者、簡其良、備員以行。先生故以例監就試、例授登仕佐郎、得與選、或趣之起、且謂先生親老、而身益困、此豈擇祿時邪。先生竟卻不往。大興朱石君先生、以翰林出爲福建糧儲道、欲邀先生與俱、致書幣以請。先生父亦促治裝、始不獲已就行。歲餘、朱石君先生攝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困商徒。先生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君義釀千金交歡于先生。倩人從容致其誠。先生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于時衆議洶洶、謂君不辨將受垢。先生顧終念事明則彼不復齒于人、卽又固謝不可。乾隆甲申春、先生在福建獲家書、睹父手字、欹側如不勝書者、遽色變、飲泣、立奔以歸。比歸而父故無恙、趨階下敬問起居。始知前微疾、強作書爾。然自是先生益不欲外遊。每顧父髮鬢皓白、則朝夕繼以歎曰、吾歸晚矣。竟以此抱恨遘疾、知不起、泣語子

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初先生爲兒時。裹栗置几上。未嘗自取啖。遭蟲蟻。輒迂步引去。不以殘生命。聞人談孝友卽動色。語瑣瑣詰其狀。人告以故。更大喜。適與羣兒戲。卽以某兒長已。跪趨侍其旁。如侍嚴父兄。人大異之。友人紹興陳濟美客清苑。貧不能自存。先生爲計度。屢周其乏。濟美旣終惠。度先生無剩財。不忍以重累。後有困。遂噤不言。先生故知之。日浹談。伺濟美出。揭其囊。置錢鏹去。不以告。蓋其細者如此。其他可類知也。先生高祖諱在篇。章邱縣知縣。開洛波河便民。民廟祀之。祖諱完節。籍宛平。石埭縣知縣。有治聲。父諱志義。倜儻尙節概。先生配魯氏。子二。長虎先君卒。次兆蘭。女一。生於康熙甲午八月十三日。卒于乾隆乙酉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丙戌六月。葬定興南門外西埜莊之原。

趙孺人貞孝銘　并序

乾隆四十年夏六月。提督河南學政、禮部右侍郎、武進莊公。按試河南府屬。登封縣學生吳宗璧等謹上。登封縣余西里。故民賈萬銀妻趙氏。克執婦道。具有奇操。自年十五適萬銀。及二十有九。遭萬銀物故。撫膺悲號。踊頓成疾。既念身有遺腹。尚未就育。乃從飲食。比數月。生子崑。趙益感泣累日。痛賈氏血嗣垂絕如綫。幸復誕此遺孤。由少而壯。撫字訓誨。迄三十餘年不衰。又萬銀既沒。其母寢疾。綿延終歲。後益加劇。湲溺皆不知自持。趙凡晨夕侍左右。力相起居。以一身任之。如是者又七年。人稱賢婦。遍于閭黨。具列事實如左。由縣學師某轉申督學莊公。既允其請。用表其門曰。慈孝完貞。越八年。假師武某。感其風烈。更爲作銘。推揚盛美。銘云。懿厥孺人。歸宦于賈。克柔以恭。秉德雅雅。忽隕所天。淚迸如瀉。嗟吾爲婦。實感不辰。曰從地下。惟余方娠。庶其有子。以後夫門。未幾彌月。果符男徵。日撫弱息。悲益塡膺。有鷇者雛。覆巢望翼。或導之鳴。或啄之食。予拮予据。是營是力。習習于飛。勿于叢棘。相彼烏矣。感予貌身。兒家不造。已罹艱屯。兒不知奮。不名爲人。兒兮兒兮。質之蒼旻。神相其聽。福貽厥後。兒卒有成。是惟善佑。噫嗟孺人。婦貞允懋。更惟阿姑。病假室處。彌留七年。無閒寒暑。孺人在旁。以哺以茹。噫嗟孺人。孝孰與伍。惟此孝貞。用保厥子。子能克家。九泉以喜。實惟孺人。振廢而起。爰作斯銘。昭示風美。更後百年。因銘如誄。

喬安人詩序

安人喬氏。爲吾鄉郭君子振之元配。自少于歸至于老。爲郭氏家儀。七十餘年。終始不怠。嘗其逮事舅姑也。會相繼有痼疾。安人則晨昏趨侍。伺喜與慍。務適其意指。于時二親體素羸。及病作。益萑苻牀第間。又所需服御飲食。少不適氣息輒怫然爲之不寧。然安人在左右。躬相起居。幾忘日夜。取所汙中帚及襦袴。手自澣濯。其二親雖卒不起。亦竟賴以安。居家善于六親。待僕婢有恩。前歲歉。安人推所餘。以綿與粟。周戶給其困乏。此尤天性之所謂過于厚者邪。余故思道其盛。以見安人之賢且孝。故託于聲詩以紀之。詩曰。

婉婉安人。有令其譽。爲婦爲母。惟德之處。相厥夫子。協于尊章。時二老人。病偃在牀。戚見容色。淚溢自眶。乃躬侍親。或左而右。每晨薦食。必嘗旨否。時惟二老。笑則額首。曰衰病身。賴此賢婦。或觸噎哽咯咯喉間。摩撫于背。脫如轉關。或時垢汚。反側餘喘。實引翼之。誠積歎歎。問席曷卷。問衣曷澣。凡此勤劬。持危扶顛。保其微息。厥有七年。奄茂之歲。時乃薦饑。嗷嗷者衆。屢顧而嘻。申命二子。舉囷相遺。曾同里閈。而不汝顧。淑哉安人。宜爾多福。純嘏之休。維天則篤。淑哉安人。宜爲女型。九齡之錫。以表德馨。淑哉安人。式宜爾家。百順之臻。穰穰無涯。奄有九畹。蘭茁其芽。淑哉安人。豈不信亶。維賢孝名。近日所罕。鄉里榮之。式用燕衎。詩俾風紀。昭茲彤管。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銘書

學士先生門下。某生二十有六年。始膺鄉舉。走京師。聞今天下爲士所歸嚮。而能發明公器。力以史筆自任者。羣推先生一人。當是時。某固私已慕之。然蓄以不敢遽通者何哉。徒以某伏鄉曲者日久。學無所師承。而欲驟進于魁人鉅公。意必爲其所棄且笑。故遂漫焉以歸。既又痛以不肖之軀。不幸無所自致。用以發揚先人之緒。因伏而悲悼。稍欲用力于文字之末。冀于古之所謂立言如先生者相值。庶幾進有所挾可贄。以薄見其長。或因以爲先人之潛德。伏而不耀者。藉先生之文。得光聞于世。然又苦貧不得自業。方衣食于奔走。窮迫未有以終始所就。則又慥焉以悲。蓋自辛卯至今凡七年矣。歲內冬十一月。方謀入京師。迂道抵德州。就謁曹劍亭先生。在署中。日間出舊作論辨序記雜文十餘篇。請質。往往爲所稱許。越歲二月。某北上。劍亭先生卽爲手書。命某以侍門下。某獨私幸。數年跂企願慕。不可望侍顏色者。今遂獲緣以請見。將益圖爲先人光大之緒。附以不垂湮于後。故輒不自度。率然造于左右。然尙未敢以其私爲先生陳乞。頃乃飲泣零涕。再拜請介王範曾、余鵬翀、陳宋賦。聲其哀以求銘。已旣獲允于門下。故某敢進其所以然者。爲先生言之。先人之少。起于孤貧。好學篤行。守節概。早爲士人所推重。其後自服官歷三縣。始由外任歷部郎。凡積三十年。行治皆有可紀。而先人潛德內蘊。獨矯世名。以重畏所知。每不欲自見。且某又昏昧稚幼。益無能以仰窺。迨于甲申。歸葬之次。卜期已促迫。更未及鐫銘以納諸壙。所以椎心擗膺。抱恨終天。無所奔訴者。比今累十餘年。今且卽某幼時所聞。約略悉其萬一。合以家兄輩舊所口述。及鄉人

習見而傳之者。紀其實。可徵信。別爲狀略。具于右。其亦希先生有以採也。凡今之人。推其意之私。以欲榮其親。則不憚走千里。求致顯者。務得夸毗悠謬無實之詞。相引以爲重。故其文不著。然以某所求立言之君子。必其文之有以著矣。又猝不可必遇。遇之而或不獲接近。或請之而誠有所不感。皆未足以使其親之遺業。褒然有可見于文。且至汨沒以盡。則又可慨也。故于今某誠得世之所難遇者。幸接近之矣。又幸其無不勉狥所請矣。則又因循不知自託。遏抑前光。罪戾益深。伏惟先生。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某且不爲世俗所知。獨敢奔走敷誠。自歸于先生者。蓋亦惟朴鈍。幸有以辱教。必不忍陷先生俾于有愧詞之譏。伏惟哀其誠而賜之銘。臨紙伏咽。不知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某謹上。

上李西谷先生書

西谷先生門下。乙未榜發後。匆遽歸去。及丁酉入都。就謁先生。聞已引疾南旋矣。遇有人自蘇來者。輒候問先生起居。語多未能委悉。故每惘疑恍惚。隔如夢寐。近得吳縣周君。始聞先生居里門授徒。私心翹慰。欣踊備至。伏念某少孤且貧。行能無所比似。誠不意以積習區區文藝之末。獲辱一日之知。得預于門下。而先生推愛育人材之意。不以其愚不肖。輒厚賜之教。往往獎借過望。益非所安。自數年奔走窮途。四上公車。而四不遇。外無知交故舊之援。得以遊食于四方。退無田園室廬匹夫饘粥之資。得以俯給于八口。且荒鄉水旱交迫。日聞急難見告。心魂馳越。不能不因循寄寓傲館。校書一局。庶冀謀爲餘資。以贍舉家。然窮愁孤羈。日夜爲衣食所亂。不暇少畢其業。使學粗有所就。以副先生屬望之深。章明門下得士之大。此某慚不能已。輒爲先生言之也。然某數年在京師。賴賢友提唱。不至益爲頹放。比所見當時走顯者之門。幸以弋獲聲勢。即靦顏相冒。惟某獨於有力之譽無可藉。且亦不忍有意求聞。以自墜于苟賤不廉之地。則又推其生平悻直。不能詭遇希合。日就有司之束縛繩墨。是以顛蹶至此。先生諒已聞之。不終棄也。抑又計違門下契闊已四年。近旅食京師。時獲便人。可藉以自通。然終未嘗有一紙致于左右。夫豈惟以苛禮不足自申。亦私念身之所處。亦已重慮。學復不得其要。而所守與行。益與世左。故使不以情告。則虞見欺。而以情告。亦廑先生惓惓之慮。然度明歲會試後。行謀歸矣。既歸而倦遊。不復自振。其生事叢處。又多羈累。將遂窮守鄉里。思展謁藉以終聞至教。恐終不勝所願。是故晨夕南望。濟焉出涕者。以此也。謹錄

近所爲雜文數篇。五言古詩若干首。伏賜裁訓。使得有以列於世。而自惟所以先報先生之誼者。亦於是在焉。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龍溪李君畏吾以壬辰預中書選。至甲午抵京師。入內閣行走。欲爲其親乞告身。垂已獲請矣。未幾。當道有阻之者。遂不果。乃退而自悲。召客作烏巖圖以寄意。今歲獲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省其父母。出圖幷自所爲記。使余繫之以言。余謂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使夫人子之情。各有所慰。凡視士之與執事於朝者。皆將推恩以逮其私。故以畏吾積心之誠。窮水陸走六千里。僕僕然忘其身之瘁。而又久困以旅食京師。殆冀當路者之聲其情。以邀寵命。俾成其不可幸之遇。予固意其賢爲世重。而其親傳德貽後。亦足身食爲善之報。且當是時。又遇今天子方永孝思以錫類。天下宜無不獲自效。然卒困于向所抗者。不幸爲其中隔。則唯其生平義不與時俛仰。好直其道。而至是反以自撓。其旁皇沖慕。煩寃鬱悶。無所控訴之況。不得已寓之于圖。或將藉此以紓其悲。嗟乎畏吾。其無窮慨也已。然余于畏吾之去。得與其兄相偕以趨。以篤其養。暇益力學致名稱。不敢以負親之所以垂教之厚。與夫世之富貴而榮其身以及其親者相計。固亦有樂乎此邪。夫豈以其區區功名之耀。視其親必以之榮辱邪。然則畏吾歸而以是致之乎親。殆所謂以志養者邪。其孰從而阻之。其又奚以是慽邪。畏吾篤古尙行。所學有根據。既與余同事筒河先生。畏吾又最先受知。居門下且十年。爲先生所倚重。故余不爲道其所以懼世之淺者非其迂。而讒且忌者詆是圖之爲飾美而沽于名。以重爲畏吾累。余是以有激也。

寄朱筠河先生書

筠河先生門下。季冬嚴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比來痔疾連牽。少坐輒欹側。爲人校官書。不能終篇。卽掩卷欲嘔。偶憶蘇長公與程正輔書。其云已痔者。惟斷酒肉。鹽酪醬菜。日食淡麪。便爲漸退。某時勉效之。然終不甘強忍。蓋緣某于味之爽口者。輒愛其甘脆。生吞大嚼。取適入喉。自博一快。既下。乃釀積融液。致爲大患。用此毒流腸胃。旬日輒連作。懸如贅疣。痛楚不可勝言。又貧中苦無力覓善藥。近得一方。用青椒頓頓食少許。漸能除溼源。若再輔以補劑。其效殆未可量。顧頗厭其辛辣逼人。久亦弗能堪也。追念半生受病。大率由此。然幸依先生書舍。尙得靜攝。伏惟不至遠憂。前臘日燈下。覽先生家報。讀之感念至泣下。但相隔六千里。無由聞教。惟先生萬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宣。

與喬菴

喬菴學師足下。某在都中。復爲友人牽率校官書。尋繹之次。閱及明史忠義傳攷證。內有編修方煒簽出。張毓粹、武同芳、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穀、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裔、張一鷺、一鵬、及父某、牛一元、俱賜祀忠義祠。某以此十四君。實爲吾鄉節烈之雄。附載明史。已見陳豫抱傳後。昔嘗按其傳文。既言張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蓋亦未審知毓粹二子卽一鷺一鵬。故于後文。又書張一鵬皆抗節死。又云一鷺一鵬父亦罵賊死。一傳之中。反覆重沓。不可推次。今簽記者。復緣以致誤。亦云張一鷺一鵬及父某。則竟同于缺名之例。益不得其實矣。某故附訂于此。告諸執事。蓋咸十四君之出其死力。從守孤城。既陷而隕首以歿。垂百五十餘年。獲邀國家褒忠曠典。推以加諸荒朝草莽執義之士。而陋鄉竟不與聞。是可爲太息也。昨修縣志者。已列十四人。併宜從祀。唯牛一元曾孫國泰。具呈奉主入祀。今他家諸子孫。必多與感及此。然不能不慮爲有司所格阻。故觀望而未敢遽發。宜以鄙之所聞。實可徵信。告諸其人。其貧而轉徙及絕無後者。執事竟爲之立主。擇日附以入祀。亦學師責也。某將爲吏他方。獲侍左右。恐不可數見。然于鄉邦故實。有可以持風教爲多士勸者。必委悉備採以告。伏惟留意。不宣。

或謂

小石山人寄居京邸歲易三終倀獨孤默不知取容或有人焉過而憐之謂曰守雄守雌不滯于時一龍一蛇神匿無涯夫惟喆明汙處隱約默不內兵斂不外燦故以騰擲彷徨翱翔遼廓今子頑鈍無顏木強自膜崖岸高標町畦迂錯固已失意吠雪之尨浸笑沐冠之玃而又何爲自縛于踽步徒甘此落落且世有批鱗不觸能致淵龍下窺于庭豢之投其欲也履尾不狗坐籠咥虎自入于檻服之委其順也故車或載脂而轉舵或引繩而連或藉蒲而可紉或編席而易卷或淘金而就冶或揉木而成棬或藏器而應變或不材而終年莫不毀其方孔鑿以大圓所願知默知玄不爲世訾窒隙塞瑕蹈道而止服按絃之遺規篤佩韋之祕旨於以婉輭輕便周旋徙倚逢世之甘抉身之否乘軒策肥垂纓結綺故謂子將乘時而起計無踰于此矣山人聞而應之曰固也如客之欲吾貶損以行也然剉椒蘭之實而遺其英剷薑桂之性而揉其平亦豈非言之類于盲邪曩者權蠹相朋橫滋明蘗盤互鼐鼎偶時幸竊腥附羶歸肩脅腰折大官唱聲庸夫咋舌習熟見聞靦顏泄泄當此之時盜權擅威予提予挈黨之者廉來譽之者稷契於是志士苦心匹夫亮節迸激淚零拊躬沫血項乃可強齒乃可齘首乃可懸脰乃可絕此非所謂人慕顧以行而獨爲揭邪故汲黯抗顏而爲揖客寬饒負氣而目酒狂望之不肯錄錄子橫不虛觥觥朱雲折檻于殿上張綱埋輪於洛陽奮身以效蹇步矯立懷其剛腸彼皆乘風霆之勁爭日月之光懷丹石之礪挺竹箭之蒼夫然後以噴薄激昂諤諤謇謇任其朴愚忘其狂愊而且以振瞶矇逐婉變使天下聞此風者山慕

而景從節彰而名顯固已善矣且夫知而不舉飲聲喑聾爲而不力委形瘖癃溷跡乾沒猥號中庸突梯卷襩脂韋巧逢欲使馮依社城饕貪鼎餗混混與偕保身不辱然而滑正恬禍濟惡擠讎徒俾目盈其怒口貽其羞戮辱之所必及典憲有所必收由斯觀之彼婾婀而求媚者固不足與謀也夫寓形宇內惟適所逢意趨其吉反罹于凶自昔伯鯀婞直亡爲厲墟聞人順非爰喪厥軀伍員子胥奮殉屬鏤宰嚭佞曳身死名虛然則凡物之理木不願材斧斤亦災雁不能鳴身或遭烹客又何以忍默恕行愿慤鉤鍼規人于選懷之圖懼予以狗名之覆且士各有志人亦有能有不能竭搏象之勇或不足以卻蠅殫夏蟲之智終不足以語冰今以予之自度剛不知柔愚則成戇竊比古狂未悔用壯兀傲嶔崎與世骫骳而又念夫奮身蹴爾抗志嗟來踔厲而蹈不顧幸媒吾惟思所以得正而斃求獨免于詭隨吁嗟乎客之所謂其奚以予爲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維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八月朔辛未越祭日丁丑壻武某謹以羊醴庶羞蔬果之奠致祭于夫人之靈嗚呼余少孤露痛覆所天藐孤妹弟遺我後艱問飢孰哺問衣孰寒煢煢踽踽有涕汍瀾賴夫人力恤此顚連攜之持之與抱與眠積如是者垂屆三年及余從學遠遊于梁佐我婦子戒行趣裝手綴補綻皸裂而強勉之就道宿以舂糧賴夫人力不予內傷其後頻歲窮見于肘西走蜀秦驚顏孔黝賴夫人力時左而右余憎不悔又焉長往留滯京師如絆羈鞅當戊戌歲大行或爽日至無麥食安所仰痛與謀歸急切搏顙矧逢水溢漂沒涣囊嗟數口家日哺待澆賴夫人力勤無與兩督余弱息載績載紡竟脫艱厄不假負襁比歸憶之寤寐猶怳云何不淑奪其餘齡在室惟媳應門無丁孰與會哭二女淚熒我哀憤踊呼神之聽如是禍酷目其可瞑尚饗